

弘

簡

錄

弘簡錄卷二百三十七

載記 金臺諫一

高楨

馬祖

程采

賈少冲

子益

楊伯雄

兄伯淵

黃久約

李晏

子仲畧

路伯達

子彝

姬端修

蕭貢

孟鑄

梁襄

李愈

高楨遼太師模翰五世孫少好學嘗業進士幹魯討高永昌下

濟州遂來降告以永昌偽送款以緩師其實非誠幹魯乃進攻

既破永昌除爲東京留守同知授猛安天會六年遷左僕射判

廣寧尹加太子太傅在鎮八年政令清肅吏民畏而安之十五

年加太子太師提點河北西路錢帛事天眷初同簽會寧牧熙

宗幸燕兼留守同知封戴國公魏王道濟出守中京命同判事
俄改行臺平章政事爲西京留守封任國公時奚酋軍民皆南
徙謀克別木者因之嘯聚爲盜海陵患之卽改中京留守命乘
驛之官責以平賊之期有功封河內郡王儆備嚴肅威望隆重
權貴皆震懾海陵至中京有近倖馮僧家奴李街喜等嘗夜飲
于禁杖之瀕死遷太子太保行御史大夫久在臺彈劾無所避
每進對必以區別流品進善退惡爲言當路者忌之薦張忠輔
馬諷爲中丞二人皆文吏巧法險詖深刻欲令以事中楨俄封
莒王策拜司空進封代王正隆例降冀國公固辭臣爲衆小所
絀恐不能免尚可受封爵耶海陵知其忠直慰而遣之薨年六
十九深爲悼惜遣使致奠賻贈加等楨性方嚴家居簡默無聲
伎之奉雖甚暑未嘗解衣緩帶對妻孥危坐終日不一談笑至

疾華書空獨語曰。某事未決。某事未決。死有餘恨。馬諷字良弼。大興泲陰人。隨燕入宋。游學汴梁。登宣和六年進士。宗翰克汴京。諷來歸。復登進士。調蔚州廣靈丞。遷雄州歸信令。境有河。曰八尺口。每秋潦漲。溢害民田。諷視地高下。疏決之。其患遂息。名爲尚書省令史。除獻州刺史。天德初。改寧州。察民誣告不軌。反謀株連數十百。皆無狀。反坐告者。衆憤呼感泣。再遷南京副留守。入爲大理少卿。至卿。號爲執法。與視不能絲髮相假。積畏其害已。因訴臣。乃先朝舊人。太祖所任。泲陵每慰安之。歲餘出爲順天軍節度使。大定二年。遷刑部尚書。改忠順軍節度使。致仕卒。

程案字公弼。燕山析津人。祖冀。遼廣德軍節度使。生六男。父子皆擢科第。號其家爲程一舉。父四穆。遼崇義軍節度使。案自幼

如成人及冠。篤學登進士甲科。累遷殿中丞。天輔七年。太祖入燕。授都官員外郎。錦州安昌令。入爲起居郎。史館修撰。以從軍有勞。加少府少監。熙宗時。歷翰林待制。兼右諫議大夫。屢上疏言事。竊惟古天子出入警蹕。清道而行。殿前點檢司。古殿殿環衛之任。所以肅禁禦。尊天子。備不虞也。至於楚畋雲夢。漢獵長楊。皆大陳兵衛。以備非常。比見陛下校獵。凡羽衛從臣。無貴賤。皆得執弓矢。備馳逐。而聖駕獨與數騎。亦走馳逐林麓沙漠之中。前無斥候。後無羽衛。甚非肅禁禦之意也。臣願今後復獵。當預戒有司。圖上獵地。擇衝要稍平之地。爲駐蹕之所。簡忠義爪牙之士。統以親信腹心之臣。警衛左右。俟布圍已定。然後馳射。仍先遣搜閱林藪。明立幟幟。爲出入馳道。無輕祖宗付託之重。貽宗廟社稷之憂。又疏。臣竊惟人臣以歸美報上爲忠。天子以

追崇祖考爲孝伏讀唐史追尊高祖以下諡號加至十八字前
宋大中祥符間亦加至十六字近陛下尊號已至十字而太祖
受命開基功德茂盛振古無前止諡武元二字理有未安願詔
有司定議諡號以上慰祖宗在天之靈使耿光丕烈傳于無窮
又奏今鑿輅省方憲行古事誠恐郡國新民奢侈詐僞習染舊
汙多有不明之獄僭濫之刑并力役無時四民失業臣願天心
洞照委之長貳釐正風俗或置區區以申冤枉或遣使郡國問
民疾苦皆古巡狩之事如此則和氣流通天下不平可坐而待
也又奏臣聞善醫者不視在人之肥瘠察其脈之病否善治者
不視天下之安危察其紀綱之理否天下者人也安危者肥瘠
也紀綱者脈也脈不病雖瘠不害脈病而肥者危矣是故四肢
雖無故不足恃也脈而已矣天下雖無事不足矜也綱紀而已

矣尚書省天子喉舌之官。綱紀在焉。誠使升黜有科。任得其人。百官各揚其職。以立綱紀。未有或致危亡者也。又奏臣伏見本朝富有四海。禮樂制度莫不一新。獨宮禁之制尚未嚴密。胥吏健卒之輩。皆得出入。莫有呵止。所立闌入之法。久尚未行。甚非嚴禁衛。明法令之意。上咸嘉納。始命有司議上。太祖尊諡。皇統八年十二月。由翰林侍講學士爲橫海軍節度使。復移彰德軍。卒于官。年六十二。宋剛直耿介。不諂奉權貴。以希苟進。有古君子之風。

賈少冲字若虛。通州人。自幼勤學。日誦數百千言。家貧。常獲道中遺金。訪歸其主。天會中。調民兵。伐宋代。其叔行雖行伍間。未嘗釋卷。劉筈欲妻以妹。辭不就。曰。富貴當自致之。登天眷二年。進士調營州軍事判官。守正不阿。遷定安令。屬吏咸畏。察廉進。

官一階遷吏部主事出爲定武軍節度副使河中府判官秩滿見海陵失道天下且亂乃不求仕大定二年復除御史臺典事擢刑部郎中往北京決獄奏誅首惡詿誤牽連者皆釋不問全活凡千人俄擢右司員外郎嘗執奏刑名甚堅既退上語侍臣言居下位有守如此除同知河間尹數月入爲秘書少監兼起居注左補闕少冲外柔內剛每從容進諫世宗稱美之十四年爲宋主生日副使上諭以意宋國方有所請對曰臣有死無辱及還宋人別致珍異笑曰行人受賜自有常數寧敢以賂辱君命乎却不受聞者嘉嘆遷右諫議大夫十七年請老除衛州防禦使遷河東南路轉運使召爲太常卿改順天軍節度使卒少冲性夷簡不喜言利嘗教諸子蔭所以庇身筦庫不可爲也聞者尚之子益字損之少穎悟如成人父使宋時益嘗侍行會

方爭起立接受國書之禮持議不決益獨勸曰守死無辱可謂
使矣父大奇之大定十九年登第調河津縣簿丁父憂察廉起
復繫山縣令補尚書省令史母憂服闋除定海軍節度副使歷
監察御史治書侍御史知登聞鼓院兼少府少監禮部左司郎
中拜吏部侍郎兼蔡王傅以病免起除鄭州防禦陝西東路轉
運至順天軍節度使大安初改節安國軍調民夫修完城郭爲
戰守備兵至解去復改橫海定國二軍道阻不赴會宣宗爲吏
部尚書益拜侍郎相待款甚貞祐二年至汴京訪益所在召爲
太常卿上防秋十三事諭遷河北軍民非便不報明年致仕元
光元年卒

楊伯雄字希雲先世居藁城後唐清泰中遠祖彥稠爲定州兵
馬使隨晉主北還遂居臨潢父丘行太子左衛率府率佐海陵

留守中京伯雄因往省視名見深加器重登皇統二年進士調
韓州軍事判官有二盜詐稱賈販貨欲劫取伯雄心覺其詐執
而詰之并獲其黨十餘一郡駭服遷應奉翰林文字海陵執政
因故相知囑令時至其第諾而不往他日怪問對曰君子受知
於人當以禮進附麗奔走非素志也自此愈厚待之海陵募立
數月遷右補闕改修注時方銳於求治講論每至夜分嘗問人
君治天下其道何貴對曰貴靜海陵默然意指我遷諸部猛安
分屯邊戍故爲是言對曰非也夫所謂靜者乃不擾之耳若徒
兵分屯使南北相維策之長者乙夜復問鬼神事辭以昔漢文
帝前席賈生古今有譏陛下不以臣愚陋幸及天下大計鬼神
之事未之學也固問不得已因諷曰臣家有書記人死復生問
于冥官何以犯罪答曰汝置一曆白日所爲暮夜必書之無不

可書者。卽死後復生也。海陵爲之改容。夏日與登瑞雲樓納涼。命伯雄賦詩。末句云。六月不知蒸鬱。到清涼。會與萬方同。海陵忻然以示左右。曰。伯雄出語不忘規戒。爲人臣當如是矣。再遷兵部員外郎。父憂起復。翰林待制至直學士。再遷右諫議大夫。兼著作郎。嘗諫海陵久不視朝。會皇子玠思阿補薨。與同直者竊議。宿王之死。由養于宮外。供護雖謹。不若父母膝下。豈國家風俗素尚如此。海陵聞之大怒。謂爾臣子。宮禁中事。豈得輒言風俗。朕或體中不佳。聞不視朝。祇是少得人幾拜耳。而庶事皆決便殿。縱有死刑。不過得緩數日之死。至於除授宣勅。有何稽緩。每當開殿。頗聞教坊聲樂。聊以自娛。凡書中所言色與禽荒。戒人君不恤國事。專溺於此者耳。如我雖使聲樂喧天。動地。宰相敢有濫與人官吏。敢有受人賂。外間敢有竊議者乎。伯雄頓

首謝愍臣失言罪當萬死惟陛下哀憐因詔本欲殺汝以爾藩
邸有舊今祇杖決至四十釋之議征江南奏晉武平吳皆命將
帥何勞親總戎律不聽落起居注不復召見大定初除大興少
尹丁母憂會選東宮官屬張浩特薦起復少詹事兄子蟠爲左
贊善言聽諫從時論榮之集進古太子賢不肖爲書號瑤山往
鑒又爲羽獵保城等箴皆見嘉納久之擢爲詹事在職知無不
言匡救弘多後宮僚有詭隨者必稱揚詹事以愧之上亦不欲
令去左右以兼左諫議大夫直學士如故六年駕幸西京欲往
涼陞避暑因率同列入諫上曰朕徐思之是年果有疎虞上思
其言還遷禮部尚書語近臣曰羣臣有幹局者多如伯雄忠實
真莫及也一日又曰龍逢比干皆以忠諫而死使遇明君豈有
是哉伯雄對曰魏徵願爲良臣正謂遇明君耳因顧宰臣朕與

卿等共治天下有事可否卽當而陳今位結卿相正行道揚名之時若偷安自便微倖一時如後世何羣臣皆稱萬歲十二年改沁南軍節度使宰相石琚舉以自代召爲學士承旨徙節定武軍改平陽尹與張浩並稱復徙河中尹卒年六十五諡莊獻弟伯傑伯仁從兄伯淵字宗之遼中書舍人丘文之子早孤事母以孝聞旣長疎財好施喜收古書天會初以名家子補尚書省令史十四年賜進士第歷吏禮二部主事御前承應文字秩滿除永定軍節度同知名爲司計郎中知平定軍用廉遷平州路并山東東路轉運使知秦安軍有惠政百姓刻石紀其事正隆末羣盜蠭起州郡往往罹害獨濟南賴以保全大定三年致仕卒于家

黃久約字彌大東平須城人曾祖孝綽有隱德號潛山先生父

勝通判濟州母劉氏右丞長言之妹歲在子。夢鼠銜珍珠寤而
生。約長登進士調郿城縣簿遷曹州軍事判官郡守誤盜竊爲
強閭實得免擢禮部員外郎兼翰林修撰升待制出授磁州刺
史復召爲翰林直學士因獲盜款伏審錄不至卽多庾死謂非
正法請待盡獻而行。尋授左諫議大夫兼禮部侍郎爲賀宋生
日副使至日正館伴適病議欲以副伴代正伴辭曰設副伴亦
病又將誰使乃令正使前行已與副伴聯騎終禮而還朝議百
姓貧富不均欲令富民分貸貧者爭曰貧富不均此理之常卽
欲損有餘補不足不應如是章宗時領右相題其所言尋上章
請老詔諭卿忠直敢言匡益甚多未可便去左右遷太常卿仍
兼諫職時郡縣多闕官久約奏言世豈乏材闕於資格明詔每
貴大臣人材愈滯乞斷自宸衷而力行之世宗曰此事不屬意

宰相而使諫臣言之歟。卽日授刺史者數人。久約又言宜令親王以下職官並相推舉。世宗謂薦舉人材惟宰相當爲他官。豈能皆有知人之鑒。方今縣令最闕。宜令刺史以上各舉朕將察其實能而用之。因言近日察舉好官皆是諸科監臨。何以全無進士。豈薦舉之法有弊。不可久行乎。對曰。諸科中豈無廉能。但不因察舉有終身不至縣令者。此法未可廢也。上曰。爾舉孫必福爲是乎。對曰。臣頃任磁州。見必福爲武安丞。廉潔向公。無所顧避。所以保舉不意其任警巡使處。決疑滯。上曰。非獨遲緩亦全不解事。所以罪不及保官者。幸其無賊汙耳。久約無以對。翌日侍朝。遇宰相奏事。欲趨出。上麾止之。自是諫臣不避以爲常。章宗卽位。建言八事。國富民貧。本輕末重。任人太雜。吏權太重。官鹽價高。坊場害民。選左右。擇守令。皆嘉納之。乞休不許。優授

橫海軍節度使明昌二年致仕卒久病篤明敢言性友弟爲文典贍有外祖之風

李晏字致美澤州高平人性警敏倜儻尚氣登皇統六年經義進士調岳陽丞轉遼陽府推官中平令海陵方營汴京領運材木於河以經三門之險衝決失敗者衆乃馳自行臺散投其木于水計數於下流接取人皆仰之內艱服除補尚書省令史辭爲衛州防禦判官世宗素識其才名爲應奉翰林文字特令詣閣謝慰勞甚悉顧謂左右李晏精神如舊時方議郊禮命攝太常博士高麗讀冊官遷秘書少監兼禮部郎中除西京副留守時翰林舊人少新進士類不學鮮能詔敕冊命之文左右舉晏召爲翰林直學士兼太常少卿以母老乞歸養授鄭州防禦使母卒起復爲直學士上嘗御後閣召晏問縣令闕員取之何

道對曰國朝設科取士始分南北兩選北選百人南選百五十人合二百五十入仕之人既多所以縣令未嘗闕員其後南北通選止設詞賦一科每舉限取六七十人入仕既少縣令闕員蓋由此也上以爲然詔後取人毋限以數尋擢吏部侍郎諭以卿性果敢有激揚之意宜加審慎毋涉荒唐俄爲中都路推排使遷翰林侍講學士兼御史中丞諭以幽王年少未練臺事朕以委卿當一一用意有朝士以病謁告世宗疑其詐以宰相親故畏而不糾對曰臣忝執法平生所恃者誠與直爾官吏姦私則當言之百官病告監察常視旣出上目送曰晏年老氣猶未衰會奏增監察員採察內外官吏上曰糾正非違臺官職也爾等或有聞知亦當彈劾苟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初錦州龍宮寺遼主撥賜戶民輸稅歲久皆以爲奴有欲訴者害之烏中晏

乃具奏嘉納其言釋爲良者六百餘人故宰臣謀衍家民質券積不能償因沒爲奴事下亦奏免之尋爲判宋正旦副使世宗不豫命宿禁中一時詔冊皆出其手章宗立盡上十事其一風俗奢僭宜定制虔二禁游手三宜停鑄錢四免上戶管庫五太平宜興禮樂六量輕租稅七減鹽價八免監官陪納虧欠九有司尚苟且乞申明經久遠圖十禁網堽密宜尚寬大又奏乞委待制党懷英修撰張行簡更直進讀陳言文字以廣視聽皆採納之年老乞休改禮部尚書兼學士承旨久之致仕上念晏先朝舊人復起歷沁南昭義兩軍節度使明昌六年歸老承安二年卒年七十五諡文簡子仲略字簡之聰敏力學登大定十九年詞賦進士調代州五臺主簿母憂服闋轉韓州軍事判官遷澤州晉城令補尚書省令史左司都事遷翰林修撰兼太常

博士爲立夏國王讀冊官還權領左司一日奏事退上顧謂侍
臣仲略健吏精神明健如俊鶴脫帽未幾轉員外郎以親病求
侍特授澤州刺史以便祿養鄉人榮之父喪起復爲戶部郎中
轉對言凡收其末不若正其本所謂本者厚風俗去冗食養財
用而已厚風俗在乎立制度禁貪僭去冗食在乎罷力農抑游
惰養財用在乎廣儲蓄時斂散商賈不通難得之貨工匠不作
無用之器則下知重本而末息矣又條陳制度之宜上嘉納之
俄授翰林直學士充經義讀卷官上問有司言經義不若詞賦
罷之何如奏曰不可經乃聖人之書明經所以適用非詞賦比
乞自今以經義進士爲考試官庶得碩學之士上可之改吏部
郎中遷侍郎兼翼王與宛王傳命鞠紇石烈執中賊犯罪當削
解上或權要言其太重仲略獨奏教化之行當自近始京師四

方之則此而不懲何以勵後。朝論建之。未幾授山東東西路按察使。泰和五年病卒。上聞歎息曰。此人於國家宜力多矣。何遽止。是耶。贈朝列大夫諡曰襄獻。仲略性豪邁。有父風。剛介特立。不阿權貴。臨事明敏。一無留滯。所任以幹濟稱。

路伯達字仲顯。冀州人性沉厚。有遠識。博學能詩。正隆五年登第。調諸城縣簿。由泗州權場使補尚書省掾。除興平軍節度副使。入爲大理司直。世宗將幸上京。上書諫人君以四海爲家。豈獨舊邦是思。空京師而事遠巡。恐非重慎之道。不報。閱歲改秘書郎兼太子司經。時章宗初嚮學。知其文行有名。選爲侍讀。無何以憂去。會安軍節度使王克溫薦舉行義起復西京。轉運同知召爲禮部員外郎兼翰林修撰。勅與張行簡進讀陳言文字。因陳正名從諫之道。升刑部郎中。上嘗問及方今何道使民務。

木業。廣儲蓄。對曰。布德流化。必自近始。請罷畿內採獵之禁。廣農田。以示敦本。輕幣重穀。去奢長儉。遵月令。開籍田。以率先天下。如是而農不勸。粟不廣者。未之有也。言切時弊。聞者危之。累進侍郎兼太常卿。歷安國鎮安二軍節度使。嘗使宋回惡時人貪利忘禮。盡獻所得。以助邊費。未幾病卒。贈太中大夫。仍還所獻。其妻傅氏有賢行。以伯達嘗修冀州學。乃益市信都棗強田以贍。有司具以聞。上賢之。賜號成德夫人。子鐸字宣叔。明昌三年。爲左三部司正。上書言事。召見便殿。遷右拾遺。明年。盧溝河決。詔與胥持國同往檢視。請自元同口以下丁村以上無修。舊堤縱使分流。以殺減水勢。頃論完顏守貞可復用。其言太切。持國及烏林答愿夾谷衡奏鐸所言狂妄。不稱諫職。章宗曰。周昌以桀紂比漢高祖。不以爲忤。鐸以梁冀比丞相。夾谷清臣何

足與較。五年復與禮部尚書張聯翰林修撰完顏撒剌諫辛景
明宮語多激切。是歲郝忠愍獄起。事密諫官不能察其詳議者
頗謂事涉鎬王。思有以寬解上意。鐸上封事尤切直。上優容之。
雖加詰責。氣不懾沮。頃之尚書省奏擬河北西路轉運同知上
以其甚有時名。一旦外補。人將謂朕不能容直臣。詔改右補闕。
因名對論宰相權太重。其意在持國。上曰。凡事由朕宰相安得
權重。旣而奏乞勿泄此言。泄則臣齏粉矣。持國大以爲恨。始鐸
雖嘗爲守貞論辨。然不相附麗。鐸嘗論邊防守貞。詆以撥扞唐
人緒餘事。皆不行。鐸又切諫守貞持鎬王永中事。久不決。持國
并忌指以爲黨。會董師中又言臺省無守貞不可治。鐸與李敬
義又輒稱舉上語。宰臣始出三人可選。敢言及才識處。鐸右者
適叅政馬琪奏鐸知無不言。然亦多不當理。上曰。諫官非但

取敢言亦須間有出朕意表者乃有裨益耳於是坐鐸失舉出
爲南京留守判官敬義方爲戶部郎中使高麗還亦授安化軍
節度副使承安二年名鐸爲翰林修撰同看讀陳言文字召與
張曄并大理卿麻安上問趙晏所言十事因及師中萬公優劣
鐸奏師中附持國以進俱不可用趙樞張復亨張嘉貞亦出持
國門下嘉貞又趨走丞相襄之門今若再相持國必亂綱紀上
曰朕豈復相此人但遷官二階使致仕何爲不可持國黨聞之
愈怒改鐸爲監察御史頃之遷侍御史坐奏事追官解職尋復
起爲泰定軍節度副使上自度凡言事者議及朕躬無妨詔涉
宰相間有憎嫌卽不得進乃詔左司計鐸資考除授東平府治
中未幾遷景州刺史鐸在治述十二訓以勸人爲善詔遍諭州
郡使知俄拜陝西路按察副使坐與屬官宴飲非糾彈之職罷

免泰和六年復起翰林待制兼知登聞鼓院至孟州防禦使貞祐初城破投沁水死。鐸性剛正歷官臺諫有直臣之風爲文尚奇詩篇溫潤精緻號虛舟居士有集藏于家鈞字和叔大定進士終萊州觀察推官

姬端修字平叔本姓宗以避唐宗諱改汝州人好學喜名節與蕭貢俱登大定二十二年進士明昌間補尚書省令史上以御史史孫椿年武簡不稱職詔與范鐸代之承安元年擢監察御史時元妃弟李仁惠干預朝政端修上書乞遠小人上問小人爲誰端修以實對上雖知而責之不能去也四年復上書言事下吏使臺令史郭公仲達意于大夫張瑋侍御史路鐸二人上殿奏事對以不知乃坐不經臺官直進奏帖削一官尋年後敘詔祇收贖惟公仲替罷俄改大理司直問理刑名大稱厥職泰和弘簡錄

四年遷大理丞章宗名見香閣諭以汝前爲御史以幹能見用然言多舛碎不究其實自今宜盡乃心力惟法是守勿問上與宰執所見何如汝其志之俄議紇石烈執中陳言之事多涉徇私當治其罪詔以端修別出情見所言不當與司直溫敦安帶各削一官解職久乃遷節度副使遂卒于官端修始終直道不爲衆所容。官亦不顯。然自守愈篤。妻死不更娶。獨居二十年。士論高之。汝州司候游彥哲將之官。問以爲政答曰。是不難。惟在治氣養心而已。心正則不私。氣平則不暴。爲政之術。殫盡于此。時議爲當。蕭貢字真卿咸陽人。調鎮戎州判官。歷涇陽令。涇州觀察判官。有美政。補尚書省令史。提刑奏遷北京轉運副使。親老歸養。董師中楊伯通薦其文學。除翰林修撰。詔詞臣作唐用董重質誅郭誼得失論。貢爲第一。賜以重幣。擢爲監察御史。

上書論比年弊銅人才不問器識操履。惟巧于案牘。不涉吏議者爲工。用人不務因才。授官惟泥資叙。名器不務慎與。人多僥倖。守令不務才實。民罹其害。伏望擢真才以振澁俗。核功能以理職業。慎名器以抑僥倖。重守令以厚邦本。然後政化可行。百事可舉矣。又論時政五患。言路四難。詞意切至。改治書侍御史。父憂起復。轉右司員外郎。至郎中。遷國子祭酒。兼太常少卿。修遼史。擢刑部侍郎。歷大興府同知。德州防禦使。河東北路按察轉運使。大安末。改彰德軍節度使。生兵興。不能守城。亡失百姓。降通遠軍節度同知。未幾復鎮靜。難軍歷河東北路南京路轉運使。入拜御史中丞。戶部尚書。南京戒嚴。坐乏軍儲。詔釋不問。興定元年。致仕。元光二年卒。諡文節。貢爲人好學讀書。至老不倦。有注史記一百卷。

孟鑄史失其家世大定末補尚書省令史明昌元年與戶部員外完顏掃合太府丞徒單釋宮籍丞張楮右警巡衮主事蒲察振壽郭蛻鹽鐵判官趙括同膺御史臺薦皆剛正可用詔除掃合磁州刺史釋秘書丞庸中都右警巡使衮彰國軍節度副使振壽治書侍御史蛻定武軍節度同知渴都木丞鑄刑部主事後累遷中都路按察副使南京副留守河平軍節度使泰和四年入爲御史中丞章宗召見香閣諭以朕自知卿非因人薦舉御史責任甚重往者臺官多推求細故彈劾小官至于巨室重事則畏徇不言其勤乃職無廢朕命鑄因首彈劾大典知府紇石烈執中貪殘恣橫不循法度自奉聖州罪解以後累過不悛如雄州詐奪人馬平州冒支已俸無故破魏廷碩家發其冢墓拜表以調鷹不赴祈雨而聚妓戲嬉毆晉同僚擬令停職大失

師帥之體不稱京尹之任乞行黜退以厭人望。上以東宮舊人頗右之。但言執中竊人似有跋扈者。鑄曰：「明天子在上。豈容有跋扈之臣？」上意始悟。詔尚書省問罷之。鑄又奏：「時自春至夏。諸郡少雨。已近五月。恐失播種之期。可依種麻萊法。擇地形稍下處。撥畦種穀。穿土作井。隨宜灌溉。上從其言。區種法自此始。五年。唐鄧河南屢有警疑。宋收盟。上無意用兵。六年正月。因宋賀正。使陳克俊等朝辭。使鑄就館再三諭克俊以國家涵容之意。時改提刑司為按察司。鑄論其權削望輕。自今諸疑獄並令從正。與決庶幾可慰人望。從之。一日上諭御史大夫宗肅及鑄曰：「朕聞永豐庫官不守宿。因而被盜。又召登聞鼓院官欲有所問。皆云不在此輩。慢法如此。御史臺所職何事？」唐時宰相常宿省中。臺官六部其餘司局亦嘗宿。直餘惟左右司官宿。直餘亦嘗

准此八年除絳陽軍節度使衛紹王立名為叅知政事崇慶元年復任御史大夫執中作亂召鐸及張行信俱至大興府問曰汝輩向來彈我各以正言答之乃遣還家凡須後命因誅得免遂卒

梁襄字公贊絳州人父定早亡養于叔父寧性穎悟日記千餘言大定三年擢第調耀州同官縣解遷邠州淳化令有善政察廉升慶陽府推官名為薛王府掾時世宗將幸金蓮川襄上疏極諫曰臣聞上古帝王高城峻池深居邃禁以為滌籬壯士健馬堅甲利兵以為爪牙今所幸金蓮川在重山之北地積陰冷中夏降霜五穀不殖郡縣難建蓋自古極邊荒棄之壤也行宮之制非有深廣殿宇城池之固衛宮周垣惟用氍毹掛甲常坐之馬日暴雨蝕禦侮待用之軍寒眠野處至于頓舍之處軍騎

閭寒主客不分。攘奪蹂躪。未易禁止。公卿百官。富者車帳。貧者
露處。所在困踣。民饑不食。婦寒不衣。染疾致病。天傷無辜。秋杪
將歸。人疲馬弱。裹糧已空。赭衣已敝。猶且遠幸松林。以從吹獵。
往來不測。動踰旬月。轉輸移徙之勞。飛輓逋逃之苦。以陛下神
武。善于騎射。舉世莫及。固不憂銜檠之變。猛犂之虞。設若烈風
暴至。宿霧四塞。翠華不免有虞。神龍方且困踣。當此宸衷。寧無
戒悔。矧乎行幸所過。山徑阻修。林谷晝靄。上有懸崖。下多深壑。
垂堂之戒。不可不思。臣聞漢武帝幸甘泉。遂中江充之姦。唐太
宗居九成。幾致結社之變。太康敗于洛。汭后羿拒河而失。邠魏
帝拜陵近郊。司馬懿竊權而篡。國隋煬海陵。離棄宮闕。遠事遊
巡。其禍遂速。故君人者。不可恃人無異謀。要在處已。于無憂患
之域也。燕都地處雄要。北倚山嶺。南壓區夏。亡遼得此。控制南

北坐享有年。況有宮闕井邑之繁。倉府武庫之寶。居庸古北松亭榆林等關。東西千里。皇天本以限中外。開大金萬世之基也。奈何無事之日。越居草萊。輕不貲之聖躬。忽祖宗之大業。愛沙磧之微涼。習驕矜之餘緒。昔唐宗將行關南。畏魏微而遂停。漢文欲馳霸陵。因袁盎而遽止。陛下擬牧濟南。日遇炎蒸。不離府署。今九重之上。宴安穆清。何暑得到。如必謂往年遼國之君。春水秋山。冬夏捺鉢。左右喜談樂道。以爲直得快樂之趣。無乃非聖明所急乎。且遼之基業。根本在山北之臨潢。無重山之隔。又壤地褊小。儀物殊簡。輜重不多。本朝皇業。根本在山南之燕。豈可捨而之北乎。方今幅員萬里。惟奉一君。承平日久。制度殊異。文物增廣。輜重浩穰。隨駕殆逾百萬。何故歲歲而行。使遠近困役。傷財不得其所。議者謂陛下遠監人主。多生深宮。畏見風日。

縛弧上馬。皆所不能。志氣銷鑠。筋力柔懦。故臨戰畏懼。束手就
亡。是以不憚勤身遠幸。至於松漠。名爲坐夏打圍。實欲服勞講
武。臣愚以爲事貴適中。不可過當。今過防驕惰之患。先蹈危險
之途。何異無病而服藥也。何不改向涿易。雄保。順薊之境。土地
邦域之中。乎伏願發如綸之旨。回北轅之車。塞雞鳴之路。安處
中都。不復北幸。則宗社無亂之休。天下莫大之願也。一時路鐸
李愈。許安仁皆上疏言。皆不出乎此。天下咸聞其直。擢爲禮部
主事。由太子司經。遷除監察御史。坐失察宗室奕事。罰俸一月。
尋轉中都路都轉運戶籍判官。未幾。遷通遠軍節度副使。以喪
去。服闋。授安國軍節副定武軍同知。避父諱。改震武軍。又轉順
義軍。歷東勝。與隰州刺史。終保大軍節度使。襄生平練習典故。
學問該博。長于左氏春秋。至地理氏族。無不通貫。自蚤達。至晚

貴膳服常淡薄議者譏其太儉

李愈字景韓絳州正平人業儒術登正隆五年詞賦進士調河南澠池主簿察服優等爲平陽監酒副使累遷冀氏令至解州刺史章宗卽位名授中都路都轉運同知改濟南府同知明昌二年授曹王傅兼定武軍節度同知從王奉命宴賜北部還言諸部所貢馬止可委招討司受於界上量給廻賜自是命五年一宴賜人以爲恆又奏務省費以廣邊儲擬自臨潢至西夏沿邊創設重鎮十數選猛安謀克勳臣子孫有材力者使居其職田給於軍者許募漢人佃種不必遠輓牛頭粟而兵自富強矣上覽其奏謂一書生用心之忠如是多納用之尋遷西京留守同知改棣州防禦使未幾授大興府治中北京提刑范楫知歸德府鄧儼各舉自代擢爲河南路提刑使本司見置許州乞移

治南京留官一員餘分部巡按從之時九路提刑以愈爲最五年人覲平章守貞謂於見職甚幹上許其敢爲所論河決事宜遣大匠護視以慰人心其言良是從之又奏屯田利害上遣使宣諭仍降金牌俾領其事承安四年名爲刑部尚書奏故時陳言者洩漏並行科罪仍給告人賞此蓋所以防閑小人比年詔求直言命朝臣轉對外路官皆許言事此皆樂聞忠諫之意請除去舊條以廣言路上嘉納焉尋爲賀宋正旦副使以諫上幸長樂川時宣宗皇嗣未立愈切言衆心無定不可遠事逸游上異其言擢授河平軍節度使又徙順義軍改知河中府致仕泰和六年卒年七十二諡曰清獻自著有狂愚集二十卷

弘簡錄卷二百三十八

明刑部員外郎仁和弘齋邵經邦學

皇清翰林院侍講學士四世孫遠平校閱

載記 金臺諫二

許安仁 子吉

陳規

李英 妻張氏 溫廸罕達

紇石烈胡失門

完顏伯嘉

馮壁

張特立

完顏素剛

劉炳

斜卯愛實

程震

雷淵

康錫真出錫陳奇

許安仁字子靜獻州交河人幼孤能自刻苦讀書善屬文大定

七年登第調河間縣簿累遷太常博士兼國史編修章宗爲皇

太孫特選入東宮講學轉左補闕應奉翰林文字卽位改國子

監丞徙翰林修撰同知制誥路伯達賈鉉薦其守道端慤立已

純正宜加顯任超授禮部郎中朔議以流入實邊安仁上言漢
議募民度地營邑制爲田宅使至者如歸不覺輕去故鄉然後
忘於遷徙如使被刑之徒饑寒困苦靡所顧藉與古意頓殊民
安肯以有生之樂易無聊之心哉上頗然之又諫幸景明宮疏
奏詔與諸諫止者賜對御閣仍詔尚書省曰朕不奈暑熱欲往
山後今臺諫咸言民間缺食處甚多朕初不知旣已知之其忍
自奉以困民哉乃罷行俄出爲澤州刺史作無隱論十篇上于
朝一本朝二情欲三養心四用微五公道六養源七冗官八育
材九限田十理財在郡二年徙河南府同知升汾陽軍節度使
致仕泰和五年卒年七十七諡曰文簡安仁質實無華澹然有
古君子風時論稱之 予古字道真與陳規李英溫廸罕達紇
石烈胡失門俱登明昌五年詞賦進士貞祐初自左拾遺拜監

察御史上章備論丞相高琪無恢復之謀而陛下任之自中都
失守廟社陵寢宮室府庫圖籍重器百年積累一朝棄之爲臣
子者食祿受責其能無愧乎且閭閻細民猶願望朝廷整訓師
徒爲恢復計纔聞拒河自保諸路軍戶盡徙河南土居之民全
被擾害臣不知誰爲此謀者今之所急全在論相如前御史大
夫裴滿德仁工部尚書孫德淵忠諒明敏可以用大用復起而任
之必能有所建立以利國家太子太師致仕孫鐸雖頗衰疾如
有大議猶可名聞人才自古所難凡知治體者皆當重惜况此
耆舊豈宜輕棄哉臣又聞將者民之司命古之人君必重其選
爲將者亦必以天下爲已任故嘗貴謀賤戰使人信其實罰而
不疑攝其權謀而不知三軍奔走號令中心誠服而樂爲之用
邇來不才之徒睚於所私賞罰不公反懼其下蓄怨生變撫摩

慰籍一切爲姑息之事。由是兵輕其將。將畏其兵。尚能使之出死力以禦敵乎。宜撫胥鼎完顏弼。刺史從坦。節度必蘭。阿魯帶忠勤勇幹重厚有謀。皆可任之。以扞方面。其河北州縣官員以都城旣失。往往逃奔河南。乞令所在根括。立期遣還。未離任者議加恩資。減其磨勘日月。並令長貳官兼領軍職。許擇軍中有才略膽勇者爲頭目。加之爵命。以收其心。別遣忠實幹濟者以文檄官賞。招諸脅從。來者旣多。敵勢自削。詔付尚書省略施行之。會置招賢所。令古領其事。尋遷左司員外郎。兼起居注。俄轉右司諫。與左司諫抹撚胡魯刺上言。禮義廉恥以治君子。刑罰威獄以治小人。此萬世不易定論。近者高琪立威擅權。職官有記多准的。失車駕所駐。科微小過。皆以軍期罪之。臣竊以爲爵祿所以馭貴貴者。受戮卑賤何辭。自此苛暴之政日行。陵犯之

心益肆。尊卑上下。無復禮義廉恥之心矣。伏願依元年赦恩。削此一切之法。上意欲行之。因琪固執不可。遂寢時。又以諸路把軍官時有不和。更相訴訟。不爲聽理。古上言臣聞善者有勸。惡者有懲。國之大法。若善惡不聞。上下相蒙。則懲勸何所施乎。上爲嘉納。四年。兼侍御史。奏元兵越潼關而東。諸將欺蔽朝廷。罔知察其屯駐關鄉數日不動。意恐吾河南之軍迎擊其前。陝西之兵追躡其後。此時正宜選募銳卒。併力奮擊。彼旣疑惑。遇敵必走。我從而襲之。其破必矣。上以示琪。復沮其議不行。興定元年七月。上聞宋兵連陷贛榆漣水諸縣。且復宋檄辭多詆斥。因諭宰臣宋人構禍已久。朕慮開兵端。以擾百姓。姑含容之。今數見侵將。何以處。詔衆集議于都堂。古言宋人孱弱。畏我素深。且知北兵方強。將恃我爲屏蔽。雖時跳梁。計必不敢深入其侮。嫂

之語特市井屑沾所爲烏足較之止當命有司移文諭以本朝累有大造及聖主兼愛生靈之意彼若有知復尋舊好則又何求其或怙惡不悛舉衆討之顧亦未晚一時預議大略相同既而上信琪奏請嚴兵設備以伐因復疏陳備舉大定泰和故事以昔世宗章宗之強府庫充實天下富庶猶先俯屈以卽成功告之祖廟書之史冊爲萬世美談陛下其可不知務乎若專用威武謂可使宋人屈服此殆虛言不究實用借令時獲小捷亦不足多願陛下隱忍包容速行此策宋果遁和吾無掣肘元兵聞之亦將斂跡河南稍得息肩一意經略朔方以享中興之福天下必賴涵養之慶矣上是其言琪復沮止不行俄坐御史粘割梭失効權貨司同提舉毛端卿貪污不法古以詞理繁雜輒爲刪定頗有脫漏削官免殿三年正月尚書省奏諫官闕員復

以古爲請上曰昨暮方思古而卿等今日及之正合朕意其超
名之復拜左補闕初朝廷遣近侍局直長溫敦百家奴暨刑部
侍郎與屯胡撒合徙吉州民於丹州以避兵鋒且令召晉安兵
將護老幼州民重遷泣訴不聽諫入州署殺百家奴胡撒合畏
懼矯徇衆情以冀脫免上以爲賣之詔古與御史紇石烈鐵論
同往閱實亟欲得其情而古等頗寬縱之胡撒合下獄自縊有
司以故出論罪削官解職哀宗卽位仍召爲補闕俄遷左司諫
言事稍不及初未幾致仕居伊陽人愛慕之郡守爲起伊川亭
正大七年卒年七十四吉生平以直見稱尤好爲詩及書然素
嗜酒不爲士大夫所重

陳規字正叔絳州稷山人博學能文貞祐中爲監察御史上言
參政侯摯初以西都立功獲不次之用遂自請鎮撫河北陛下

欲責其報效。遽授以執政。顧乃盤桓西山。不能進退。及召還闕。自當辭避。乃恬然安居。日視方今疆土日蹙。將帥乏人。士不選練。冗食猥多。守令貪殘。百姓流亡。盜賊滋起。災變不息。不能日夜講求。啓告陛下。徒日閱按倉庫規畫。權酤豈大臣所宜親伏。願特賜省察。量其才分別加任使。無令負天下之謗。上不允所言而慰答之。又言。警巡使馮祥進由刀筆。無他才能。第以慘刻督責爲事。由是升職。恐長殘虐之風。乞黜退。以勵餘者。詔卽罷職。且諭規曰。卿知臣子之分。敢言如此。朕甚嘉之。時汾河悉禁米斛。河北艱甚。規上言。自昔秦晉爲讐。一遇年饑。則互輸之粟。今聖主在上一視同仁。豈可以一家之民自限。南北坐視困餒而不救哉。況軍民効死禦敵。若復乏食。何以自聊。人心一搖。爲害不細。請於太陽孟津等渡。閱視過河之物。每石官收毋得過。

半。庶幾富有之家。利其厚息。輻湊而往。公私稍足。元兵還乃依規請。又因巡按至徐州言。節度副使紇石烈鶴壽往討紅柳賊。大掠良民。乞勅有司。凡爲所掠。俱放免之。餘路軍人。但有掠人爲驅者。一體施行。庶幾河朔有所係望。詔從之。又奏河北近制。率一舍爲一寨。籍居民爲兵。數寨置官總領。槩皆閑官。無賴徵逐。取給目以爲常。及敵至。則伏匿不出。敵去。騷擾如初。朝廷命令。豈堪此輩。小人再壞。臣謂宜皆罷去。第委宣撫司從宜措置足矣。制可。因復條陳八事。其一。責大臣以身任安危。二。任臺諫以廣耳目。三。崇節儉以答天意。四。選守令以結民心。五。博謀羣臣以定大計。六。愛重官賞以勸有功。七。選將帥以明軍法。八。練士卒以奮兵威。文不多錄。上覽書付尚書省。詰問宰執惡其紛更。謂所言多不當。上初無意加罪。祇令御史臺諭之。尋出爲徐

州帥府經歷袁宗立名爲右司諫權吏部郎中時詔羣臣議修復河中府規與完顏素蘭楊雲翼等言河中今爲無人之境陝西民力又困雖修亦不能守不若令見屯軍士量力補治待其可守卽營修未晚從之未幾坐尚書趙伯成爲銓選吏員出身王京所訟免官規亦解職正大元年十一月改充補闕二年正月同臺諫奏五事一乞尚書省兼理樞密院如大定明昌故事二簡留親衛軍三沙汰冗軍減行樞密院帥府四選大臣爲宜撫使招集流亡以實邊防五選官置所議一切省減略施行之四月大旱詔規審理冤滯規奏言雨水不時則責審理其職變理者當何如今河南一路行院帥府二十處并陝西五七處皆得以便宜殺人冤獄在此不在州縣上善其言不能有爲十一月又因上名素蘭及規入見面諭規進曰帝王之兵貴於萬全

昔光武中興所征必克。猶言每一出兵。頭須爲白。兵不妄動。如此上善之五年二月。又與右拾遺李大節上言三事。一將帥出兵。每爲近臣牽制。不得專輒。二近侍送宣傳旨。公受賂遺失朝廷體。可一切禁絕。三罪同罰異。何以使人。上嘉納焉。以規言事不少假借。朝望甚重。凡宮中舉事。必恐其有言。嘗召文繡署令王壽孫作大紅半身繡衣。及成。進名問規知否。若知必以華飾諫我。我實畏其言。故一時廷臣切議惟正叔挺然直士也。後出爲中京副留守。未赴。卒。士論惜之。規剛毅質實。有古人風。篤於學問。至老不廢詩。亦有律度。渾源劉從益見其所上八事。歎爲宰相材。每與人論及時事。傷其言之不行。輒爲憤惋。南渡後。諫官稱許古陳規。而規不以訐直自名。尤見重。云死之日。家無一金。知友爲葬之。子良臣。

李英字子賢先世遼陽徙益都明昌五年進士第爲淳化主簿登州軍事判官至封丘令父憂服除改通遠令蕃部取民物不與直搆又不至卽掩捕之論以如法俄補尚書省令史大安三年除吏部主事上章議兵事薦木虎高琪烏古孫兀屯納蘭佩頭抹撚盡忠先朝任使練習軍旅可與商略其餘恐誤大計比來敵人增築城郭修完樓櫓益增氣勢而我山東河北不大其聲援則京師爲孤城矣不報貞祐初攝左司都事遷監察御史高琪辟爲帥府經歷遺書高琪曰中都之有居庸猶秦之有崤函蜀之有劍門邇者因撤其兵使土豪守之朝廷當遣官節制失此不圖忠義之士將轉而之他矣又勸可鎮撫宣德德興餘民使之從戎所在發其宿藏自足取給是國家不費斗糧尺帛坐收所失之關隘也居庸咫尺都之北門而不能衛護英實恥

之。其奏其書。遷爲工部員外郎。充宣差都提控。居庸等關隘。悉隸焉。二年正月。乘夜與壯士李雄郭仲元郭興祖等四百九十人出城緣西山進至佛巖寺。令雄等下山招募軍民。旬日得萬餘人。擇衆所推服者領之。詭稱土豪。時出戰鬪。被創名還。遷翰林待制。因獻十策。大略言。居中土以鎮四方。委親賢以守中都。立藩屏以固關隘。集人力以防不虞。養馬力以助軍威。愛禾稼以結民心。明賞罰以勸百官。選守令以復郡縣。并州縣以省民力。頗施行之。宣宗南遷。駕次真定。授英國子祭酒。充宣差提控。隴右邊事無何名爲御史中丞。以激濁揚清。獎進人材爲已任。因言近年改定四善二十七最之法。徒爲虛文。大定間數遣使者分道考察。廉能當時號爲得人。願改前日徒設之文。遵大定已試之効。庶幾人人自勵。爲國家用上嘉納之。又奏名器不可

假人上恩貴乎難得自兵興來帑藏不足惟恃爵命爲賞今又輕之何以使人伏見蘭州西關堡都統王狗兒向以微勞旣蒙甄錄頃者堅守關城誘殺賊使僞統制董九雖有可嘉祇可官之五品命以一州至加榮祿大夫通遠軍節鉞仍賜國姓誠爲過當設若竟取蘭州又將何以待之矧陝西名將項背相望如曹記僧包長壽東永昌徒單醜兒郭祿大皆其著者今以藐然賤卒一朝處衆人之右擁旄節之權恐衆望不厭上以示宰臣覆奏狗兒舊發如此賞以異恩殆不爲過其言不行及中都久圍詔收河間清滄義軍自清州督糧往救至大名得兵數萬不知取衆紀律復被酒與元兵遇于霸州北大敗而死失所運糧士卒盡沒加恩贈英通奉大夫諡剛貞官護葬事錄用其子先是其妻張氏居濰州遇元兵入盡與以所有財物冀不辱已旣

而驅令上馬曰汝品官妻當復爲夫人張罵曰我死則爲李氏鬼頓坐不起遂見殺追封隴西郡夫人諡莊潔

溫廼罕達字子達本名謀古魯蓋州按春猛安人性敦厚寡言笑形貌貌小有才學調固安主簿以憂去服除調信州判官辟丞相襄行省幕府改順州刺史補尚書省令史除南京警巡使居父喪遇代未起復給事行省大安初遷德興府判官拜監察御史遷汴令護送衛士妻子復被詔遷大名栗山御河抵州事集轉戶部員外郎左司郎中遇繼母憂再起太常少卿充陝西帥府經歷典定元年召遷攝侍御史上疏諫伐宋謂天時向暑士馬不利宜俟秋涼又言遼東興王之地移刺都不能守走遠南京度今之勢可令濮王守純行省蓋州駐兵合思罕以繫一方之心昔祖宗封建諸王錯時相維以定大業今乃委諸疎

外。非計也。上曰。一子非所愛。但幼不更事。詎能辦此。逾月復上言。天下輕重。係于宰相。邇來每令權攝。甚爲無謂。今之將帥謀者。不能戰。戰者不能謀。豈真無其人。但用之未盡耳。上又曰。人才難知。姑先試其稱否。卿自思焉。且卿所謂用之未盡者。爲誰對曰。陝西統軍使把胡魯忠直幹略。知延安府古里甲石倫深。沉有謀能得士心。雖有微過。不足以累時相。高其文彌惡其言。俄充陝州行樞密院叅議官。二年召累戶刑二部侍郎兼左司諫。同知集賢院。改大理卿。兼越王傅。歷河南統軍使。昌武集慶二軍節度使。行六部督許州行樞密院。同簽時東方荐餓。又疏亳州戶舊六萬。今存者十無一二。何以爲州。且今調發數倍于舊。乞量爲減免。俄以失奏。陽山被水稻田不實。朝議遣戶部尚書高夔專道收獲。無幾。夔非因感愧發病卒。

紇石烈胡失門上京路猛安人累官補尚書省令史除中都路
度支判官調河北東路都勾判官累官翰林直學士大理卿興
定二年伐宋轉右諫議大夫兼充元帥府紇石烈牙吾塔叅議
官行省僕散安貞劾奏左都監紇石烈牙吾塔違背詔約至楚
州不待行省節制輒進兵直前至江而復宋人堅壁不出野無
所掠軍士疲乏餓死相望胡失門又不矯正乞朝廷治罪特詔
原之尋改彰德府同知五遷吏部尚書五年拜御史大夫元光
元年兼大司農二年卒宣宗輟朝百官致奠

完顏伯嘉字輔之北京路訛魯古必刺猛安人明昌二年登第
調中都左警巡判官孝懿皇后妹晉國夫人家奴買漆不開直
鈎致繫獄晉國白章宗特命酬價用是豪右屏迹改寶坻丞補
尚書省令史除太學助教遷監察御史因劾平章僕散揆遷平

涼治中轉莒州刺史屬縣有盜得錢二千經月見在駁曰饑寒
爲盜何得許久不用此必官兵捕他盜不獲誣以準罪耳詰之
果然俄詔與按察官推排物力得名見香閣大安中三遷西京
留守同知權本路安撫使貞祐初轉順義軍節度使居父母喪
起復震武軍兼宣撫副使提控太和嶺諸盜白副統李鵬飛誣
殺彰國軍節度使牙改反坐其罪又奏西京副統程瑑智勇過
人持心忠孝以私財募壯士集至二萬復取渾源白登有恢復
山西之志臣恐或失機會輒擬瑑智勇大將軍西京留守同知
兼領一路義軍給以空名勅二十道許擇有謀略者充州縣官
制可仍賜瑑姓完顏氏遷伯嘉元帥左監軍知太原府河東北
路宣撫使尋改知歸德府召簽樞密院事未閱月改知河南府
河南甫經兵後軍民乏食令輸粟粟根足之成以爲便與定

元年知河中府充宣差都提控未幾召爲吏部尚書二年改御史中丞劾前兵部尚書簽樞密院事蒲察阿里不孫備禦潼關陝州兵次汚池不戰而潰因而逃逸變易姓名匿柘城縣與其妻妹前韓州刺史合喜男婦紇石烈氏僞民舍居止御史完顏藥師劾請窮治有詔釋之仍使其子上書請國後劾臣聞自古爲將者受命之日忘其家臨陣之日忘其身服喪衣鑿凶門而出以示必死進不求名退不避罪惟民是保不孫膺國重寄握兵數萬旣不能援枹鼓以死敵又不能負斧鉞而請罪聖恩寬大曲庇其死自當奔走闕庭皇恐待命乃復安坐要君畧無忌憚迹其情罪實不容誅此而不懲朝綱廢矣乞尸諸市以爲人臣不忠者戒上是其言業已赦之祇坐除名五月時值久旱以充宣差河南提控捕蝗許決四品以下官宣宗憂旱伯嘉奏曰

曰者君之象陽之精。今日之旱乃聖主自用亢極之象。宰相謂
諛百司失職實此之由。猥乃歸咎有司。以爲冤獄所致。高琪武
弁出身固不足論。汝礪輩亦坐不知其罪大矣。會禮部郎中抹
撚胡魯刺以言事件旨集五品以上官顯責之。伯嘉諫曰。自古
帝王莫不欲法堯舜而恥爲桀紂。凡以堯舜納諫。桀紂拒諫。故
也。若胡魯刺所言是無益于身。所言不是無損于國。矧近日有
司坐言事者。誹謗重典。陛下釋之。與其釋之以爲恩。曷若置之
而不問。平人臣有忠國者。有媚君者。忠國者或拂君意。媚君者
不爲國謀。如近日宰相請修山寨以避兵。獨不見陳後主之入
井乎。假令得生。必不能爲國矣。十二月以權元帥左監軍行元
帥府于河中。控制河東。南北路便宜從事。會廷議欲棄河東徙
其民以實陝西。伯嘉至河中。上書極論中原之有河東。如人之

有肩背萬一失之恐未易取。因大忤宰執意。召遷四年。秋河南大水。命充宣慰副使。按行京東。奏亳州災最甚。合免三十餘萬石。三司止奏除十萬石。民將重困。惟陛下憐之。詔乃泊三司奏災不以實罪。行至蘄縣。聞前有紅襖賊不敢進。御史烏古孫奴申劾之。降授歸德府同知。五年起爲彰化軍節度使。改翰林侍講學士。元光二年。徙節集慶軍。權河中行省。叅知政事。宰陝西精銳與平陽公史詠共復河東。頃之有疾卒。伯嘉純直不能與時低昂。嘗曰。生爲男子。當益國澤民。其他不可學也。故在任上疏。獨多。嘗曰。國家兵不强。財不富力。不足以有爲。賞不足以周衆。獨恃官俸以激勸人心。近日有司往往既與復奪。非所以勸功也。乞應軍功遷官宣勅。無僞者卽準用之。又曰。自兵興以來。河北桀黠往往聚衆自保。未有定屬。乞賜招撫。畧以職名。無爲

他人所主。又曰河東河北有能招集餘民完守城寨者。乞無問其門地。皆超踰等級。授以本處見任之職。又曰河中晉安被山帶河。保障關陝。此必爭之地。今雖殘破。形勢猶存。若使他人據之。因監池之饒。聚兵積糧。則河津以南。太行以西。皆不足恃矣。時不能用。識者恨之。

馮璧字叔獻。真定縣人。幼穎悟。不凡。弱冠補太學生。登承安二年經義進士。制策復優等。調莒州軍事判官。留校秘書。未幾調遼濱縣。簿民苦和糴粟十餘萬斛。尚未給價。散貯民居。掌以富人。有腐敗則責償之。璧白于清司。卽放散。民心大悅。調蔚州錄事。叅軍川蜀。用兵行部。檄充軍前檢察。委以書檄。詔招降吳曦。先爲文曉諭。然後用兵。攻大散關。殺獲甚衆。璧言。詔旨先許不殺。無乃相戾。主師憾其言。令招兩當潰卒。卽日率鳳州已降

官屬談剛李果偕行道逢軍士俘掠子女金帛牛馬。皆奪付剛。使歸各主。決遣軍士以違制論。比到兩當軍民三萬餘鼓舞迎勞。壁宣朝旨慰遣之。還日主帥嘉其能奏遷一官爲東阿丞。召補尚書省令史丞相承暉薦授應奉翰林文字兼韓王府記室。參軍俄轉太學博士。遇胡沙虎弑逆棄官去。宣宗南遷赴汴時相奏復前職貞祐三年遷翰林修撰。時山東河朔軍六十餘萬口率不逞輩竄名其間。詔壁攝監察御史汰逐之。按劾總領散合問冒券四百餘口。卽行杖死。號爲馮削。所至爭自首。減幾及于半。復進一官。同時御史本溫亦被命汰從坦軍于孟州。軍士叛入太行。本溫惶懼無措。令壁代竟其事。壁馳至衛州召北軍沈思忠以下四將喻以上意。挾叛者還。資以大義。咸自慚服。不日就汰者三千人。進壁爲大理丞。與臺官行關中。劾奏商州防

禦使宗室重福等十數人姦賊之尤自是權貴側目四年伐宋
行省奏總帥紇石烈牙吾塔奉詔攻肝貽輒違命由滁州略宣
化無功而歸遣壁佩金符鞫之馳入其軍易以他帥下牙吾塔
于獄兵士譁譟壁怒責曰兵抗制使殆非人臣待罪之禮倘上
聞之何如牙吾塔伏地請死乃擬從兵法進退自專有失機會
以致覆敗者斬時議壯之十月改禮部員外郎權右司諫治書
侍御史詔問時務所當先者壁上六事大略言減冗食備選鋒
緩疑似以慎刑擇公廉以檢吏屯戍革廢削之弊權貴嚴請託
之科又條自治四策別賢佞信賞罰聽覽以通下情貶損以謹
天戒論御史道遠從完顏伯嘉宣慰河南發永城縣簿蒙古訛
里刺不法沈丘令夾谷陶也受贓伯嘉與令有違發付有司釋
簿不問燕語之際又許參佐克忠等臺職伯嘉竟得罪去謀告

歸德行樞密院言河朔叛軍有竊謀南渡者行院事胡土門都水監毛花輦易其人不爲備。未幾果聯筏大噪傷殘下邑而去。命璧鞠之坐以聞寇弛備來旣不戰去又不追在法皆當斬或言二將皆寵臣都水復累巨貲若求援禁近必從輕典君徒結怨何益歎曰睢陽行闕東瀆重兵所宿門庭之寇且不能禦有大于此者復何望乎。卽具所擬以聞。遷爲刑部郎中關中旱詔與吏部侍郎畏忻審理冤獄時河中帥阿虎帶及僚屬十數人皆坐繫獄同州官僚承望風旨問何以處之璧曰河中今日重地行且爲駐蹕之所設若失之則河南陝西有唇亡之憂以彼宗室勳貴故使鎮之平居無事竭民膏血爲浚築計一旦有警乃遽焚蕩而去此而不誅三尺法無用矣。竟以論死冬十月出爲歸德治中未幾轉保靜軍節度同知又改集慶軍璧到官卽

上章乞骸進一官致仕正大九年河南破北歸數年卒年七十九

張特立字又舉曹州東明人泰和三年登第調宣德州司候郡多皇族律之以法。閭境肅然轉萊州節度判官不赴躬耕耜之韋城談經自樂正大初侯摯師安石薦其才授洛陽令四年拜監察御史上章言謀反大逆皆蒙湔雪錫厲二宅久加禁錮有傷世宗在天之靈聖嗣未立蓋由是也方今三面受敵百姓凋敝右丞顏蓋世魯遣奴與小民爭田失大臣體參知徒單兀典諂事近習得居其位皆宜罷之省掾高禎輩受請託飲娼家當路者忌其直陰擠之遇平章白撒獍軍陝西歸禎等泣訴以當時同席并有省掾王賓爲其進士故不効白撒以其言爲私且不實左遷特立邳州軍士判官賓亦勒停士論惜之去後優游

田里卒年七十五

完顏素蘭一名翼字伯揚至寧元年策論進士貞祐初累遷應奉翰林文字轉監察御史宣宗遷汴留皇太子守中都高琪遣人名之素蘭奏太子在彼則聲勢俱重邊隘有守而都城可保無虞昔唐明皇幸蜀太子實在靈武蓋將以繫天下之心也不從竟陷中京車駕至汴素蘭上言昔東海在位信用譏諂疎斥忠直以致小人日進君子日退紀綱紊亂法度益廢風折城門之關火焚市里之舍蓋上天垂象以儆懼之也言者勸其親君子遠小人恐懼修省以答天變東海不從遂至亡滅夫善救亂者必迹其亂之所由生善革弊者必究其弊之所自起誠能大申黜陟以革東海之政則治安之効可指日而待也陛下不思出此輒議南遷詔下之日士民雪涕上章請留啓行之日風雨

不時。橋梁數壞。人心天意益可見矣。此事既往。豈容復追。自今尤宜戒慎。覆車之轍。不可引轅而復蹈也。又曰。國家不可一日無兵。兵不可一日無食。陛下爲社稷計。官中用度。皆從貶損。而有司多置軍官名。爲張大威聲。實乃不恤妄費。臣竊以爲不加精選。一槩濫受。緩急臨敵。其可用乎。且中都近惟糧乏。故使車爲至此。稍復安地。遂忘其危。而不之備。萬一再如前日。未知陛下復何所之也。遣往中都計議軍事。三年正月。還上書求見。乞屏左右。上遣人諭之曰。屏人奏事。朕固常爾。近以游茂因緣。生疑間之語。故凡有所引見。必令一近臣立侍。汝有封章。亦無患不密也。尋召至近侍局。給紙劄。令書所欲言。書未及半。上出御便殿。見之在側。惟近侍局直長趙和和素蘭因奏。臣聞興衰治亂。有國之常在。所用之人如何耳。用得其人。雖衰亂尚可扶持。

一或非才則治安亦亂矣。向者紀軍之變。中都帥府自足勦滅。朝廷乃令移剌塔不也等招誘之。使帥府不敢盡其力。既不能招。愈不可制矣。至於伯德文哥之叛。帥府方議削其權。反傳詔旨。俾領義軍。文哥由是益肆。改除之令。輒拒不受。不臣之狀亦顯矣。帥府又議收捕。尋復赦之。國家付方面於重臣。乃不信任。顧養叛賊之姦。臣自外風聞。皆由平章高琪之意。惟陛下裁察。上曰。汝言皆是。文哥之事。朕所未悉。誠如所言。朕肯赦之乎。且汝何以知此事。皆出於琪。素蘭曰。臣見文哥牒永清副提控劉溫云。所差人張希韓。至自南京。道副樞平章處。分已奏令文哥謀大名行省。勿復遵中都帥府約束。溫卽具言於帥府。可見罪人與高琪計結明甚。上領之。復奏丞相福興國之勲舊。乞召還京。以鎮雅俗。付左丞參多以留後事。上曰。如卿所言。二人得無

相惡耶對曰福興彖多同心同德無不協者上曰都下事殷恐丞相不可輟素蘭曰臣聞朝廷正則天下正不若令福興選以正根本四年三月命體問外路官廉幹者擬不差遣若懦弱不公者罷之具申朝廷別議擬注又奏臣伏念彼懦弱不公之人雖令罷去不過止以待闕者代之其能否又未可知或反不及前官蓋徒有選人之虛名而無得人之實跡其爲百姓之患滋甚豈朝廷恤民意哉乞令隨朝七品外路六品以上官各舉堪充司縣長官者仍明著舉官姓名他日察其能否同定賞罰或以閔選法素資品爲言是不知方今之事與平昔不同豈可拘一定之法坐視斯民之病更不權宜更定乎詔有司議行之時哀宗爲皇太子新設師保贊諭之官多非其人素蘭上言臣聞太子天下之本欲治天下先正其本正本之要在選人以輔翼

之耳。昔成王在襁褓中，卽命周召以爲師保，戒其逸豫之心，告以持守之道，終之功光文武，垂休無窮。欽惟陛下順天人之心，預建春宮，皇太子仁孝聰明，出于天資，總制樞務，固已綽然有餘。儻更選賢如周召之儔者使之夾輔，則成周之治不足侔矣。上稱善，未幾擢爲內侍局直長。每進言多有補益，尋遷諫議大夫，進侍御史，興定二年四月，蒲鮮萬奴叛，上以近侍局副使完顏訛可性願率易特命素蘭同赴遼東，詳察事幾，令止居鐵山。若復遠去，朕恐難得其耗，將行上言：「臣近前宣諭高麗復開互市事，詔付行省。今若就遣諭之，不過鄰境領受使聖恩不逮如遣信使，明特恩詔諭之，貸糧開市二者必有一濟。苟俱不從，則其曲在彼。」然後別可議曰：「上是其言。」遣與劉昉從行。及還授翰林待制。正大元年正月，轉刑部郎中。時南陽人布陳謀叛，坐繫

者數百人司直白華言此獄註誤者多新天子方務寬大比得
昭雪多死於笞箠之下者素蘭命華及檢法邊澤分別當死當
免者以聞止坐首惡及擬僞將相者數人餘悉釋之八月權戶
部侍郎二年三月授京西司農卿俄改太卿轉御史中丞七年
七月權元帥右都監京兆行省叅知政事未幾遷金安軍節度
使兼同華安撫使名還至陝被圍久之亡奔行在道中遇害素
蘭蒞官以修謹得名然苛細不能任大事較之流輩頗有可稱
其居父喪不飲酒廬墓三年時以爲難後其妻遇崔立變語所
親曰吾夫有天下重名吾豈肯陷身以辱吾夫子卽自縊死
劉炳葛城人貞祐三年登第每讀書見前古忠臣烈士爲國家
畫策慮萬世安危者輒歎息景幕上書條便宜十事其一任諸
王以鎮社稷自承平厭兵將帥非才旣無靖難之謀又無効死

之節外託持重之名內爲自安之計擇驍果以自隨委疲懦以臨陣敵來未動望塵先奔潰者不加詰問反又益兵此今日之大弊也有唐天寶之亂向非太子廻趨靈武率先諸將則西行之士終老劔南臣願陛下擇諸王之英明者總監天下之兵北駐重鎮移檄遠近戒以軍政則四方聞風者皆將自奮前死不避折衝厭難無大於此二結人心以固基本天子惠人不在施予在于除其患害因所利而利之令艱危之後易於爲惠因其欲安而慰撫之則忠誠親上之心當益加於前日臣願寬其賦役信其號令凡事有不便者一切停罷時遣重臣按行郡縣勞來安定延問疾苦選廉正黜貪殘拯貧窮卹孤獨有不効忠殉義者哉古語安民可與行義危民易與爲亂惟陛下留神三廣收人材以備國用臣聞備歲寒者必求貂狐適長塗者必畜騏

驥河南陝西車駕臨幸當有以大慰士民之心其有操行爲民
望者稍擢用之平居可以勵風俗緩急可以備驅策昭示新恩
易民觀聽以陰係天下之心四選守令以安百姓天子所恃百
姓所依莫如縣令奈何庸暗相繼無安利之才貪暴昏亂與姦
爲市公有斗粟之賦私有萬錢之求遠近無所控告自今
非才器過人政迹卓異者不可使在此職親勳故舊雖望隆資
高不可使爲長吏則賢者喜於殊用益盡其能不肖者愧慕而
思自勵矣五褒忠義以勵臣節忠義之士奮身效命力盡城破
而不少屈事定之後略不加省棄職者顧以思貸死事者反不
見錄天下何所慕憚而不爲自安之計邪使爲臣者皆知殺身
無益臨難苟免甚非國家之利也六務農力本以廣蓄積此最
強兵富民之要術當今之急務自大駕南巡土地口蹙遠近相

望益無固志更任河北者以爲不幸逡巡退避莫之敢前惟聖明留意七崇節儉以省財用。今海內日虛倉庾日耗閭井日凋田疇日荒廢奢從儉以紓生民之急無先於此入去冗食以助軍費兵革之後人物凋喪十已四五而郡縣官吏署置如故甚非審權救弊之道九修軍政以習乎戰自古名將料敵制勝訓練士卒故可使赴湯蹈火百戰不殆矧人情可以氣激不可以力使一卒先登則萬夫齊奮此古人所以先身教而後威令也可不慎哉十修城池以備守禦。黃河本不足恃保障國家惟都城與附近數郡耳若此地不守豈有河朔乎書奏宣宗嘆其忠復召試問河北城邑何術可保兵民雜居何道可和鈔法如何可通物價如何可平兩對大略以審擇守將則城邑固兵不侵民則兵民和斂散相權則鈔法通勸農薄賦則物價平上雖異

其言而不能用但補御史臺令史俄轉典客署書表而已識者恨之

斜卯愛實字正之登策論進士正大間累官翰林直學士兼左司郎中天興元年元兵將至愛實上言朝廷以點檢夾谷撒合爲總帥率步騎三萬巡河渡命宿直將軍內族長樂權近侍局使監其軍本欲乘元兵遠至喘息未定而擊之出京纔數十里至封丘不逢一人一騎已畏縮不敢進而還設遇大兵其肯用命乎乞斬二人以肅軍政不報明日金兵遂合蓋樞副合喜輩以京師倚此一軍爲命初不敢俾之出戰特以外議閑然故暫出以應之耳又言衛紹王四十年窮厲王二十年家屬防護之嚴過於獄犴男女婚姻之欲終世永無在他人尚且不忍況骨肉乎哀宗感其言始聽自便未幾有青城之難復情時相非人

歷數平章白撒固權市恩自擊丸外。百無一能。丞相賽不救麥
不分。更謂乏材亦不至此人爲相。參政赤蓋合喜。薨暴止一馬
軍之材。令兼將相之任。右丞顏蓋世魯備員相位已七八年。碌
碌無補。患難之際。倚注此類。欲輩中興。難矣。上乃罷世魯許賽
不致仕。而白撒令喜不恤也。時京城雖撤攻以害虐慶事和議
斷絕。八月命轉運使完顏珠顆張俊民曳刺克忠等括京城累
置局以推舉爲名。珠顆諭民汝等當從實推唱。果如一旦糧盡
令汝妻子作軍食。復能吝否。未幾罷令以前御史大夫內族永
錫復冀進用。建言花不損何由成。密且京師危急。今欲存社稷
耶存百姓。耶朝廷信之命權參知政事先。令各家自質壯者存
石有三斗。幼者半之。敢有匿者以升斗論罪。各選深刻者主京
城三十六坊內族完顏久住尤酷暴。召寡婦二口質豆六斗內

有蓬子三升執以令于衆婦泣訴曰妾夫死於兵姑老不能爲養故雜蓬糝以自食耳非敢爲軍儲也不從竟死杖下京師聞之股栗盡投其餘于糞溷中當時皆莫敢言愛實獨上奏願罷括粟改虐政爲仁政散怨氣爲和氣不報時所括不能三萬斛而京城蕭然死者相枕貧富束手待斃上又命出太倉米作粥以食餓者復奏與其食之寧如勿奪時近侍干預朝政威權太重將相大臣不敢與抗愛實奏自古僕御之臣必選擇正人今不論賢否惟以世胄或吏員爲之俾以使命之賤役參預社稷之大計欲天下不亂胡可得乎章旣上奉御把奴等泣訴上前曰愛實以臣等爲奴隸置至尊何地耶上怒令送有司治罪近侍局副使李大節從容開釋乃赦之出爲中京留守後不知所終

程震字威卿東勝人與其兄鼎俱擢第震入仕有能聲興定初任陳留令當道舉爲河南第一名拜監察御史彈劾無所撓時皇子荆王爲宰相家僮席勢侵民震以法劾奏荆王以陛下之子任天下之重不能上贊君父同濟艱難顧乃專恃權勢蔑棄典禮開納貨賂進退官吏縱令奴隸侵漁細民名爲和市其實脅取諸所不法不可枚舉陛下不能正家而欲正天下難矣上乃薄責荆王出內府銀以償物直杖司馬以下及大奴尤不法者數人未幾坐爲故吏所訟罷官歲餘嘔血卒震剛直有材幹忘身徇國不少私假臺綱大振小人側目以故不能久留於朝天復奪其壽士論惜之

雷淵字希顏一字季默應州渾源人父思名進士仕至北京轉運同知註易傳行于世淵庶出年幼父歿不能安於家乃發憤

久太學衣敝履穿坐榻無席恆兀坐讀書其友商衡每調卹之
後從李之純游與康錫賁偁錫齊名爲詩文喜新奇俱登至寧
元年詞賦進士調涇州錄事莊官卽喜立名使攝遂平縣事年
少氣銳擊豪右發姦伏一邑大震稱爲神明坐高庭玉獄幾死
後改東平河朔重兵所在驕將悍卒倚外敵爲重自行臺以下
皆摩撫之淵出入軍中慨然不爲屈雖大將曲加以禮至閭巷
咸服其雋多畫像以事尋遷東阿令轉徐州觀察判官善於交
結當塗貴要與布衣名士無不往來興定末召爲英王府文學
兼記室參軍轉應奉翰林文字正大庚寅倒廻谷之役嘗上書
破朝臣孤注之論引援深切灼然易見主兵者沮之策竟不行
拜監察御史言五事稱旨其所彈劾不避權貴出巡郡邑所至
有威譽奸豪不法立錐殺之至蔡州殺五百人號雷半千坐此

爲人所訟罷去久之宰相侯摯薦爲太學博士南京轉運司戶
籍判官入爲翰林修撰居京師賓客踵門待之甚腆家無餘貲
一夕暴卒年四十八軀幹雄偉髯張口哆顏如渥丹眼如望
洋遇不平則疾惡之氣見于頰間或嚼齒大罵不休雖痛自懲
割亦不能變也 康錫字伯祿趙州人正大初由省掾拜御史
劾侯摯師安石非相材撒合雅聲勢熏灼請托公行不可使在
禁近安石烈牙吾塔恃功驕縱朝廷優容太過每入省堂詆毀
宰執不敢言之恐反貽害必欲保全其人宜加裁制時論譴之
轉右司都事京南路司農丞爲河中路治中河中破從時帥率
兵南奔濟河溺死錫氣質重厚公家之事知無不爲 冀禹錫
字京甫龍山人仕歷州郡有能聲歸德受兵爲行院都事遷經
歷與官屬王壁李琦傅瑜極力守禦一府倚重聞官奴變或勸

以微服免不從與郎中完顏胡魯剌俱赴水死。天興間又有
右司諫陳岢字和之滄州人。大安元年進士。遇事輒言。無少隱
上嘗面獎及汴京被兵。屢上封事。言得失。其請戰一書尤爲劄
切。略云。今日之事。皆出陛下。不斷將相怯懦。若因循不決。一旦
無如之何。恐君臣相對涕泣而已。可謂切中時病。時相亦蓋合
喜見之。大怒。召入。首不識。岢字呼爲陳山。可果如子言。能退大
敵。我當世世與汝爲奴。聞者莫不竊笑。言遂不行。